

● 北岳文艺出版社



龍吉

針神堡氣

鬼堡神針 (續)
(上)

吉龍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304/3
1100
112

龍神針 (續)

(下)

龍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鬼 堡 神 针(续)

吉 龙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山西民间文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 字数:420 千字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0—25000 册

*

ISBN7—5378—0582—2

I·560 定价:9.00 元

责任编辑 / 席香妮

封面设计 / 尤 伟

书名题字 / 封友文

内 容 提 要

“丹凤针”的出现，引起了武林正邪各派的明争暗夺，使得天下武林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已在武林消失数十年的“白骨教”死而复生，为查找争夺“丹凤针”用尽了各种卑鄙伎俩，使得平静多年的武林又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关头。不懂武功的杜希言为挽救武林危难，将“丹凤针”交给了云散花，自己则隐身暗练“天罡绝艺”。岂料亦正亦邪的云散花也因此而历尽了种种劫难，几乎使“丹凤针”落入邪派人物之手。杜希言习练天罡绝艺出山，联合武林正派人物，终于由“丹凤针”而引出了隐藏于武林中的一个庞大的黑色组织及其不可告人的阴谋。

本书情节紧张、曲折，人物或正或邪，或亦邪亦正，无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既有惊险、恐怖的场面，又有扑朔迷离的情节，更有感人肺腑的友情和爱恋。不同于其他武侠小说的是：它不仅具有离奇的情节和缠绵的恋情，而且处处闪现着人的智慧的光辉，使你不由自主地随着故事中的人物去思考，而事情的结局偏偏又常常出乎你的意料。



独 家 出 版

ISBN 7-5378-0582-2/I·560(第)

新 稿 发 行

定价：9.00元

杜希言没有作声，想道：“假如她要我答应不偷看呢，我可不同意。因为一个人要讲信用，我如果答应了，就非得遵守不可。”

念头才转过，便听云散花道：“你可别偷看呀！”

杜希言默然不语。

云散花茫茫然地向他瞧着，事实上她根本看不见他面上的表情，甚至连轮廓也极为模糊，只隐隐有那么一点影子而已。

她放心地笑一笑，又道：“你听见没有？”

杜希言道：“听见了。”

云散花道：“那你为何不作声？”

杜希言道：“因为我是个守信之人，如果答应了你，我就只好闭起眼睛了。”

云散花觉得他的话很幽默有趣，不禁格格娇笑起来。接着便稍稍挪开了一点，伸手去解那件道袍。

杜希言但觉心跳十分响亮，深怕会被对方听到，幸而她没有注意到此，纤指灵活地解开衣扣，轻轻一摇身，那件道袍就从身上滑下来。

杜希言几乎要呻吟出声了，眼中所见使他心醉神弛，只

剩下目瞪口呆的份儿。

云散花不知杜希言能看到她的实情，继续在脱衣服。

杜希言只觉喉咙干涸，眼中冒火。并且自己觉得出额头和两鬓间，都冒出汗水，简直如处火炉一般。

他深知自己快要失去自制力，除非马上制止她再脱。

要知云散花一向都是以淑女般的姿态出现，虽然江湖儿女，落落大方，但决计没有丝毫放荡的举止。

因此之故，杜希言才特别感到刺激难当，假如是一个风尘女子，则纵然美如云散花，但在他眼中，自然也大为逊色。杜希言本是谨厚之人，多半能够不偷看，这样也就谈不上什么忍耐不住了。

他在黑暗中，面红耳赤，道：“散花，别动。”

云散花骇了跳，果然停止了动作。

她低声吃惊地道：“什么事？有人来么？”

杜希言猛然惊觉，晓得自己万万不可透露“看得见”的事实。

当下只好将错就错：“好象是的……”

云散花娇躯一震，不知不觉往他那边挪过一点。

杜希言抬起上半身，象是本能的躲避一般。

但他马上发觉做错了，因为他这一来，便能在更佳的角度下更清楚地看见她了。

云散花仍然不曾忘记外面有敌人之事，轻轻道：“别出去，敌人决找不到我们。”

杜希言不知该如何是好，微微叹一声。

云散花道：“你在叹气么？”

杜希言道：“是的，我……”

云散花低声道：“我得快点把衣服换好。”

杜希言道：“我心跳极急，头上冒出热汗……”

云散花伸手摸索他的额头，一面道：“可是发烧么？”

她还未摸到他，杜希言的头微向后仰，道：“别动。”

云散花果然不动，道：“奇怪？这话你是第二次说了！”

她突然间睁大双眼，很象要跳起来一样。

杜希言道：“我想你一定猜到了。”

云散花的身子马上蜷曲成一团，好象这样子就能阻隔他的目光一般，显然她已猜出他的目力可以看得见她。

……

杜希言缓缓道：“我或者是太迂腐了，但总之我觉得你好象太放肆了。”

云散花带着讽刺的意味，笑了一声，道：“你希望我是处女，然后怎么样？你会娶我么？”

杜希言很窘，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实说，即使她是处女，但一来自己还有问题，二来她轻易就献身给自己，事后想想，总是觉得有点那个，因此大概也不肯娶她为妻的……

可是这话若说出来，似太过份了。说假话吧？他又不想，所以一时之间，当真无话可说。

云散花又道：“你想不想听我的真话？”

杜希言点点头，道：“当然想啦！不过连假话也想听听。”

云散花道：“如果是假话，我就告诉你，我在十三四岁时，被一伙坏蛋强奸了，那时我年纪小，你一定会是原谅我的。”

杜希言暗自道：“既然她说强奸是假，当然不是被强奸的啦！”他停歇一下，道：“那么我可不可以知道那人是谁？”

云散花道：“不瞒你说，我有过几个男人呢！”

杜希言苦笑一下，道：“我是第几个？”

云散花道：“第五个，虽然如此，但我知道你永远是我心中最难忘的男人……”

她忽然吃吃笑起来，把浪漫的气氛冲淡了许多。

她接着道：“你放心吧，我不是要嫁给你。”

杜希言想道：“如果我不娶你，你焉能勉强我？”我这话当然不会说出来，只道：“我得承认，你是个很奇怪的女孩子，好象什么都不在乎，但又不是放荡淫邪的那种人。”

云散花道：“这也是我事后才醒悟的道理，也许你会笑我自己欺骗自己，这道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平常人，本来我们这些江湖儿女，就比常人放肆的多，不太受礼法的拘束，对不对？”

杜希言点头道：“对。”

他心想道：“虽然如此，但就可以胡乱发生关系么？”

云散花又道：“我们于常人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危险，随时随地都有丧命的危险，因此，我们表面上虽然坚强冷静，其实内心仍然彷徨不安，总好象站在汹涌波浪中……”

杜希言沉重地叹一口气，因为她的话真是说到他深心中。

云散花又道：“因此，我们内心中须要刺激，但我们却不曾察觉。男女间的关系，只不过是刺激中的一种而已……”

杜希言道：“你的话很有道理呢！”

云散花把面庞移贴在他的脸上，轻轻道：“希言，虽然我比平常的女子容易献身给一个男人，但我仍然是真感情。”

杜希言道：“我知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云散花道：“我不要你娶我，也不会使你感到困扰。但可怜的是我被困扰了，这一辈子只怕难有安静的日子可过。”

杜希言诧道：“这话怎讲？我没有做什么呀？”

云散花道：“你使我眼光提高，将来很难再碰上我惬意的男人了，这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你了解我的意思么！”

杜希言点点头，但心中忽然想到了别的问题。

原来他想到了丹凤针，当下问道：“你把丹凤针藏在哪儿？”

云散花没有作声，杜希言也不催她。他已经决定，假使她需要此宝，以目前已发生的关系来说，自然要送给她。

她过了一会，从他身上滑下来，然后“喳”的一声，冒起火光，原来她打亮火石，把蜡烛点燃了。

狭窄的石洞内，有这么一支烛光，已经相当明亮。

因此杜希言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她的身体，又见她把衣服一件件穿上，杜希言看着看着，念头一转，暗想道：“啊！莫非她真是要让我失去理智？”

此念一生，顿时心中很不好受。

云散花已披上外衣，回眸凝视他，过了一会，说道：“我很抱歉，因为那件宝物已经丢了。”

杜希言并没有露出惊讶之色，只皱皱眉头，坐起身。

他迅即穿衣，一面道：“如此珍贵绝世之宝，也会丢了？在什么地方丢的？”

云散花道：“我也不知道，唉！我晓得你不会相信。”

杜希言想道：“除非是疯子才相信你的话……”口中却说道：“这一点倒是无关重要。”

云散花疑惑地道：“你可是说，这事不重要？”

杜希言道：“不错，如何丢的，无关宏旨。但如何才能找回来，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不是？”

他深心中渐渐升起一种悲痛之感，因为云散花居然瞪着眼睛说谎，硬要吞没该宝。他不心痛那件宝物，但却为了自己爱她，以及信任她而痛苦，而现在证明她既不可爱，也不可靠。

他本来打算把丹凤针给她，如果她需要的话，然而她却使出这种恶劣手段，他可就不甘被她欺骗了。

“我一定设法把丹凤针弄回来。”他暗中对自己说，一面观察云散花的表情。

云散花道：“你说得甚是，但用什么法子找回来呢？”

杜希言道：“你想想看，可能在什么地方丢失的？”

云散花道：“我已想过了，若是在路上遗失的，此宝体积小，纵然来上几万人，也没有法子从山野草丛中找到。”

杜希言想道：“鬼话，此宝眼下就在你身上……”

但他没有办法搜她，一来她不会乖乖任他搜身。二来她也可能藏在别的地方，因此不可轻举妄动。

假如确知丹凤针在她身上，也没有好法子搜。因为她当然不肯任他搜寻，而他也不曾用过点穴手法，他在天罡堡内学到的点穴手法，只是单凭个人参悟，又没有试过，灵不灵还不知道。

再说，假如丹凤针在她身上，点穴也无济于事。这件宝物的好处就在于此，可以抗御任何外来的侵害。

杜希言脑筋一转，微笑道：“我们从长计议，也不急在这一时，对不对？”

云散花道：“你似乎不大着急……”

杜希言道：“既然丢失了，急也没有用。”

他伸手把她拉过来，轻轻道：“你刚才说的一番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云散花道：“什么话呀？”

她身躯微微颤抖和扭动，那是因为杜希言的双手在她身上活动所造成的。

杜希言道：“就是关于刺激的理论，我们时时刻刻面对各种危险和死亡，精神十分紧张，果然极需要刺激……”

他的话声由于四片嘴唇相触而中断，接着，他们倒下去，两人搅在一起，烛光随即也熄灭了。

黑暗静寂中，但闻解衣之声。

过了良久，风消雨散，只剩下喘气的声音。

杜希言含糊的道：“明儿还要早起，我们暂且先小睡片刻。”

云散花“喇”了一声，流露出无限倦意。

山洞中，复归于沉寂。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杜希言睁开眼睛，眼珠微微转过去，恰能见到云散花相距极近的面庞。

她不但鼻息均匀，而且面上一片酣畅舒服的表情。

杜希言抬起右手，那是唯一可以自由活动的肢体，其余的手脚和身躯，都被她缠搭住。他移动右手时，全身其它部分完全不动。

这只右手稳定缓缓地拿起旁边一口剑，无声无息地移动过去，挑起云散花的衣裳，又慢慢收回来。

他把这堆衣报，放在右边地上，也放下剑，然后用这只

空出来的右手，在衣服中细细地摸索。

他一下就从胸兜上摸出那支丹凤针，在黑暗中，闪耀出暗红色的微光。这时，他暗自微笑一下。

现在他得考虑下一步了，云散花既然不惜背弃自己，硬要吞没此宝，可知此宝对她一定重要异常。

因此等她发现此宝已失，她可能会大吵大闹。

我可不怕她……他想，但我和她已有肌肤之亲，闹起来太没意思了所以必须想个法子……

云散花睡得非常甜甜，靠贴在他身上的躯体，又香又暖。

杜希言虽然是初尝滋味的人，但仍然晓得象她这种尤物，实是不可多得，所以不禁泛起恋恋不舍之感。

他遗憾地摇摇头，先放下丹凤针，然后运聚功力，贯注指尖，但觉指尖处甚是炙热，好象要冒出火星。

之后他看准云散花腹间的“腹哀穴”，蓦地点下去。

云散花全无反应，有的只是由于指力点中时，身体所生出的轻震而已。她仍然睡得那么甜甜，鼻息均匀。

杜希言温柔地把她推开，自己坐了起来。

他低头叫道：“散花……散花……”

盖搭在他们身上的外衣滑落在一旁，露出她曲线均匀，白皙如雪的身体，对他的呼唤，毫无反应。

杜希言起身，穿上衣服，又替她盖上外衣，捡起丹凤针，以及从谈笑书生席自丰那夺取的月魄宝剑。

他还回头深深地看她一眼，这才大步出洞。

心中想道：“她这一觉醒来，已经是明天中午。唉！她一定是气得发疯，马上来找我，但我那时早就躲起来了！”

外面的夜风相当寒冷，杜希言定一定神，暂时把胡思乱想丢开，辨认一下方向路径，放步走出去。

他回到那座岩下，只打了一个时辰的盹，李天祥就到了，这时天色才刚刚放亮，四山还是晓色朦胧。

李天祥瞧瞧他，道：“你好象很疲倦呢？”

杜希言振起精神，笑道：“我还好……”

心中不禁想起昨夜的荒唐，顿时耳根发热。

李天祥四顾道：“云姑娘呢？”

杜希言想好了对话，当下道：“我们分开啦！”

李天祥惊道：“哦？”

他终是老江湖，所以并不询问，等他自家道来。

杜希言道：“在下很不满意她的一些态度，所以……”

他停顿一下，又道：“但也许我得躲她一下。”

李天祥了解地道：“那样自然比较好些。”

他又打量他几眼，道：“你们可曾动过手？”

杜希言吃惊地说：“真人为何有此一问？”

李天祥道：“你看来似是真元亏损，迄今未能恢复，这等情况最可能是动手拼斗，损耗大量内力，才难以恢复。”

杜希言点头道：“是的，我们斗了许久的内力，在下只歇了一个时辰，真人就来了。”

说时，心里道：“据我阅读医书所知，男女交欢，不应如此疯狂，但以我的年纪和身体，不应存有疲倦之态，况且李真人见高识广，假如有可能是在女色戕伐上斫丧，他不会一口断定是动手拼斗所致。可见得我现在这等现象，大是有违常理……”

他不禁吃惊起来，感到事态实在十分严重。

他除了饱读诗书之外，还涉览过不少别的书籍。因此对“采补”之道，颇有所闻，当下不禁往这条路上想。

假使云散花精通邪门采补阴阳之道，那么杜希言真元亏损的现象，便变成当然之事，不足为异了。

不过，杜希言虽然没有一点经验，但直觉上，也感到她似乎不曾向自己施展采补的邪门秘法。

李天祥转过话题，说道：“贫道昨夜已秘密会晤了慧海道兄，从他口中，得知了不少事……”

杜希言心中还寻思自己真元亏损的问题，所以这刻只是随口问道：“真人敢是打算赐告小可么？”

李天祥道：“是的，因为其中有些与你有关。”

杜希言这才振一振精神道：“真人请说，小可恭聆。”

李天祥道：“杜先生太客气啦，唉！这一回多亏杜先生仗义援助，方不致全军覆没……”

他停歇一下，又道：“先从与杜先生有关之事说起吧！眼下各派高人，都晓得杜先生得传天罡绝艺，甚是仰慕。”

杜希言道：“其实小可所识有限得很。”

李天祥道：“据敝师叔三环老人私下对我说，杜先生未能把天罡绝艺，融会贯通，出手之时，未免吃亏。”

杜希言道：“正是如此。”

李天祥道：“若然这话说得不错，杜先生更须小心，因为那些高手们仰慕是一回事，但有机会的话，仍然会设法与你动手，试试天罡绝艺的威力。”

杜希言道：“这样说来，我有了名声，反而危险？”

李天祥道：“不错，尤其是毒功方面，更须小心。”

杜希言瞪目道：“真人这话怎说？”

李天祥道：“本来贫道希望外间之人，全然不知你懂得毒功之道，不过成金钟已败在你手底，这么一来，你除了天罡绝艺之外，又多了毒功这一门绝艺，找你印证之人，自然更多了。”

杜希言想了一下，觉得极有道理，颌首道：“小可明白啦！不过有一点还想不通，那就是小可既然获得身负两大绝技之名，如何还有人敢来找我较量呢？”

李天祥道：“杜先生这话仍是与天罡堡荆家，以及成金钟对比而言的，对不对？你觉得了解的他们只懂一宗绝技，但好象没有什么麻烦……”

杜希言插口道：“小可正是此意。”

李天祥微微一笑，诚恳地道：“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发生在根基背景方面。荆家擅长天罡绝艺，成金钟是百毒教主，乃是武林公认之事，历时已久，但杜先生异军突起，忽然间名满天下，身兼两大绝学之长，渊源大是不同。”

杜希言道：“人家应该更感害怕才是呀？”

李天祥道：“但问题是人家不知道应该害怕到什么程度？”

杜希言道：“所以他們要试探个明白？”

李天祥道：“是的，荆家和成金钟能有今日地位，已经不知有多少人向他们试探过了，换言之，已经有不知多少人，丧命在他们手中啦！”

杜希言道：“原来如此，这真是盛名之累了。”

李天祥道：“其次，关于丹凤针之事……”

杜希言大感兴趣道：“丹凤针怎样了？”

李天祥道：“虽然席自丰当时命许公强搜过你全身，可是人家都不晓得丹凤针体积有多大？就不肯确信搜查的结果

了。”

杜希言道：“他们如何方能相信不在我手中？”

李天祥道：“永远也不会相信，人心多疑，你也知道的。”

杜希言道：“假如此宝公开出现，人人皆知在什么地方，当然不会怀疑到我头上了？对不对？”

李天祥连连点头：“这个自然”。

他的声音表情中，显然认为这事不大可能发生。

杜希言沉吟一下，突然伸手在衣内摸索，最后，从项上退下一条细链，链上系有一只朱红色的长形凤鸟。

这只凤鸟的嘴特长，变成一根尖针。任何人只要望上一眼，不管识不识货，也能感觉出必定是一件稀世之宝。

杜希言把这支丹凤针交给李天祥，斗然松了一口气。

李天祥难以置信地望着手中的丹凤针。

杜希言轻松愉快地道：“这是不祥之物。”

对方发觉了他语调中的轻快，惊异地望了望他。

这支天下闻名、武林传说不已的至宝，如今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一般，搁放在李天祥掌心中。

李天祥那么老练之人，也好象是感到在梦中一般。

他缓缓道：“真是稀世珍奇，宇内至宝。”

杜希言道：“是的，灵效之多，不可思议。”

李天祥道：“杜先生交出此宝，是何用意？”

杜希言道：“请真人处理呀！”

李天祥几乎想挖耳朵，以便听清楚些。

他慎重地问道：“你的意思是任我处置发落么？”

杜希言道：“正是，唉！我一交出此宝，马上就松了一口气，心中甚感愉快……”